

余秋雨
文学精品
集萃



精编余秋雨作品集

①

散	行	山	文	霜	千
文	者	居	化	冷	年
	无	笔	苦	长	一
	疆	记	旅	河	叹

Jing Bian Yu Qiu Yu Zuo Pin Ji

樊涛陶 / 编

精编余秋雨作品集

(上)

樊 涛 陶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编余秋雨作品集/樊涛陶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1

ISBN 7-117-11033-0/G·56

I. 精… II. 樊… III. 精编余秋雨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 00049 号

精编余秋雨作品集

樊涛陶 编

*

新疆人民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路)

邮编:8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20 印张 200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 1 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ISBN 7-117-11033-0/G·56

定价:28.00 元

目 录

千年一叹.....	1
霜冷长河.....	327



自序

这是一本日记，记录了我在千年之交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队跋涉四万公里的经验。

我们是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吉普车的车轮紧贴着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过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不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这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在几分钟内射杀了数十名外国旅行者；那里，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反政府武装绑架；再往前，三十几名警察刚刚被贩毒集团杀害……

以前我在实地考察中国现存原始文化、写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也曾一次次地投入过肢体历险和精神历险，但与这次相比，那时总还能转弯抹角地找到帮助和保护。记得有一次为了赶早班渡船在山间迷了路，我顺着几声苍老的咳嗽声，找到了一间看山人的小屋，得到了指点；又有一次夜间迷路见对面来人，心中疑惧故意哼曲壮胆，对面来人也同样哼曲，等擦肩而过后才彼此放心，回头一笑。这种机缘，在这次就很难遇到了，小小的车队就像几只蚂蚁在荒原上蠕动，任何一种不知来由的暴力都能把它们捻得粉碎。

不仅仅是荒原。荒原深处有断壁废堡、幢幢黑影、闪闪目



光。硬说自己没有恐惧,是不真实的,但我的恐惧有一大半被震惊所掩盖,震惊人类文明的巨构崩塌得如此凄凉。它们究竟是如何崩塌的?历史书提供过一些猜测性的答案,多数也是大而化之、语焉不详。其实,一切摧残都是具体的,一切委屈都是难以表述的,因此那些答案也是值得怀疑的。不必怀疑的是结果,衰草瓦砾,承载着一个个从古到今的灾难。

我们甘愿在毫无保护机制的险境中去面对这一切,就像脱去手套去抚摸它们的伤痕。

这种抚摸经常会引发苦思: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中华文明也伤痕累累,却如何避免了整体性的崩塌?这种避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哪些代价是正面的,哪些代价是负面的?过去的避免能否担保今后?

更重要的是,现在世界上生龙活虎的年轻文明,过多少时间,会不会重复多数古代文明的兴亡宿命?

整部日记,都贯穿着这种疑问。

二

在这样一个历险过程中每天写一篇日记,不太容易。

起初谁也没有指望我能坚持把这些国家一个个走完。由于工作需要,多位主持人、编导、摄影、司机都在一批批轮换,陈鲁豫回到香港后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每次吃饭都产生罪孽感,觉得对不起继续在国外受苦的兄弟们,以至每天播完新闻节目都要情不自禁地问候一声。这些兄弟们中间有少数几个一直没有被轮换,其中一个就是我。

可惜我们都听不到陈鲁豫的问候,因为根本没有时间看电视。每天行车十几个小时,沿途买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下肚,找



到旅馆后还是饥饿不敌困倦，倒头便睡，但伙伴们入睡前都会关切地看我一眼，大家知道我还要熬夜写作。我不会抽烟，要提神只能靠喝茶，但沿途十个国家的旅馆客房都没有开水供应，同车的赵维便每天端着自已的保温杯，满面笑容地到餐厅向侍者讨半杯剩余的红茶，讨来后就倒给我。另外一些伙伴知道我喜欢吃萝卜，每到一座城市便满街找，终于在伊朗买到一种黑萝卜送来，可惜这种黑萝卜实在太难吃了。

很多住地无法写作，我只能趴在车上写，蹲在路边写，所以多数字迹都歪歪扭扭。这些字迹当天就要通过卫星传送万里，接收者看不清，便造成海内外各家报刊发表时的很多错讹。我把原稿放在一个塑料洗衣袋里随身带着，直到进入伊拉克前几分钟才想起，那个洗衣袋上印有以色列的希伯来文，赶快停车换下，要不然如果被伊拉克海关查到，不知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我怎么能够说得清，这厚厚一大堆装在敌国口袋里的象形文字，居然是什么“日记”？

在穿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时，我把这包书稿放在离身体最近的背包里，连每天做梦也都是抱着这包书稿奔逃的狼狈情景，而且每次奔逃的结果都一样：雪花般的纸页在荒山间片片飘落，匪徒们纷纷去抢，却不知是什么。

为此，我对这样的写作方式珍惜起来，愿意小心翼翼地保存它的原生状态和粗糙状态，只等春节那天车队进北京后就把这包书稿交给出版社，基本上不作整理修改。这种做法有点像现代的行为艺术，一切只在行为过程中完成，不再在行为之外进行涂饰；也有点像中国书法，大笔一挥总有诸多遗憾，却不宜在收笔之后东修西描。根根攀攀、泥污水渍都留着，图个真切。

这也是一种有关写作态度的边缘试验。没有资料可供查



证,没有时间琢磨文句,未及修改便已经传送出去发表,比较彻底地阻断了“做学问”或“做文章”的任何企图。我早期的散文还有一点“做”的痕迹,容易碰撞到我已经离开的某些领域,这次终于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白了。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糙粝。荒原上的叹息总是糙粝的,如果要把它们调理成书斋里的柔声细气或沙龙里的尖声尖气,我如何对得起自己多年前就开始的辞职远行?

时间越长,越庆幸自己的选择。支持我选择的,是广大沉默的读者,问此只管安心走路,神清气爽。

三

一路上看了那么多古文明遗址,当我们重新踏入祖国土地时全都流出了眼泪。中华文明的超常强韧使我们这些后代刮目相看,但我们谁也没有忘记,它从过去到现今没有一天过得轻松。要是像别种文明那样殒灭于草丛石堆间倒也简单了,哪想它苦打苦熬数千年直到现在还在艰难地为后代开拓前途,不能不让人加倍地关注起它目前的生态环境。

车队回国后特别让伙伴们伤心的一件事情,是我一路上抱在手上的这部日记稿还是被抢窃了。盗版集团从凤凰网站上摘取了它,冒充光明日报出版社以《千禧日记》的书名出版,公然标明第一次印刷八十万册,畅销数周,现已基本卖完。历来查处盗版大多按印数处罚,所以盗版集团总是尽可能把印数标小,这次如此大胆,等于告示天下他们能获利多少,该判何罪全然不管。

车队的伙伴们大多对国内文化界知之甚少,不明白文化盗贼明明犯了大罪为什么还那么张狂。我笑着说,还有更大胆的呢,嘉峪关和成都的记者告诉我,在我外出远行期间,一个大学



生居然根据所谓“当年同事”的谣言编造了我三十年前的历史，白纸黑字大量印刷。有记者当面指出他的伪造不符合常识和逻辑，这个大学生平静地回答，他不全是针对我，“北大、清华的一些博导甚至到校长也是这样。”《中国新闻周刊》第三期B版第11页）以最轻松的口气毁谤了一大串，而且连单位和职务也一一指明。

这两宗抢劫、毁谤事件正巧被车队在半道上碰到，有点偶然，但其间表现出来的气焰实在让人瞠目结舌。这种气焰是需要土壤的，而只要土壤在，必然会继续蔓延。因此，我们不能不对刚刚复苏的某种乐观，重新变得谨慎起来。

我们刚从一片片废墟归来，对文明兴衰的玄机略有感悟。我想，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如果文化抢劫和文化毁谤已经到了无须掩饰的地步，那么连异想天开的孩童也会冒充法官随便拉出一二个文化人来要他们低头忏悔；如果这种混乱长期得不到阻止，那么，连一度吃惊的旁观者也会渐渐变成适应者、欣赏者和参与者。到了这时，一切局部性颠倒必然以骨牌效应引发整体性颠倒，直到石柱委地、乱草接天。

四

顺便，有一个小小的决定要向读者交代。

鉴于我的著作的盗版本在国内市场上的占有率一直远远超过正版本，而且已经大量流入海外华文书市场，几年来我多次撰文揭露不仅无效反遭围攻，因此只能停笔，不再为盗版集团提供货源。

我坚持反对盗版，主要不是因为个人经济遭受损失。如果仅仅考虑这一点，完全可以接受盗版集团多年前的重金利诱，早已相安无事。我不能容忍的是，一个作者与广大读者的心灵沟



通,居然由一伙盗贼在安排;我更不愿看到,这伙盗贼凭借着非法获得的巨资,可以收买舆情、封口灭人,居然毫无障碍。我承认自己势孤力单,在与他们的搏斗中已经束手无策、“江郎才尽”,只能动用个人最后的一点权利。亲爱的读者,请原谅,除此之外我已别无选择。

至多还会写一组讨论盗版行为和毁谤行为的文章,专供他们盗版,印得越多越好。早已在写的自传,也因这两年的故事增加了最重要的篇章,但它的出版,还要等到盗版狂潮有所阻遏之后。

就我个人而言,这次割断既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我从学术研究、教育行政到实地考察、随笔写作,经历了数次彻底的拦断和转换,每次都是在别人认为状态最好的时候离开的,一遍遍从零开始,可称得上自弃名位、自离积累、自拆楼台,为的是避免生命的惯性僵化。我是行路者,不愿意在某处留连过久。安适的山寨很容易埋葬憧憬,丰沛的泉眼很容易滞留人生,而任何滞留都是自我阻断,任何安顿都是创造的陷阱,任何名位都会诱发争夺,任何争夺都包含着毁损。因此,如果没有外部因素,我也已经应该起身出走。在最近的这个人生段落,我从壮胆学写第一篇散文开始也已出了四本书,即《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起承转合,正可以结束。

——半路断思,零零落落,姑妄记之,权当自序。

这篇自序,写于二千年一月三十一日深夜,时在黄河壶口,隔窗俯视,见万千激浪全被冻住,无风无雪,无声无息,却严寒彻骨,吐气呵手,方可执笔。离“千禧之旅”结束还有五天。

一月三十一日夜——二月一日晨



出发

一 选择荒凉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深圳

今天开始动笔的，是一份真实的考察日记，记录我在二十世纪最后几个月的数万公里行程。

明天先从香港飞希腊。这是考察的第一个重点，将会停留较长时间，然后越过地中海去埃及。从埃及开始，整个旅程将在吉普车上完成。大致是：沿尼罗河南下到卢克索，再穿过阿拉伯沙漠北上到苏伊士运河，过河后进入西奈沙漠；到了西奈沙漠的尽头，就要叩击疑云重重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大门了，如能叩开，则要仔细考察，尤其是对耶路撒冷，然后，沿约旦河到戈兰高地，进约旦，稍作休整，以后便进入举世瞩目的危险地区。想进伊拉克很难，到现在还没有获得批准，但一定要闯进去，因为那里有完全无法省略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两河文明和巴比伦。如能成行，那就得寸进尺，穿越两伊战争的战壕去伊朗，伊朗的重要性在于它集中体现了伊斯兰文明的严格形态，更在于还埋藏着湮灭已久的波斯文明。如果“走通两伊”之梦能圆，接下来就必须面对至今还在进行着激烈核竞赛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了，这绕不开，因为在古代，几大异域文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印度河—恒河文明。考察印度结束后，应该进入尼泊尔，那儿还有不少佛教文化的重要遗留。从尼泊尔往北，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开始国内旅程。

如果这样一个计划能够一步步实现,那么,我们的车轮将要滚过整整十个国家的腹地。据日前了解的情况,除开头的希腊外,其他九个国家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行路安全问题。大量的地段不在政府的有效控制之内,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反政府武装、贩毒集团和多种土匪比比皆是。我们无法避开这些地段,因为它们如此辽阔地横亘在必经之路上,而一切恐怖力量又都不会放过必经之路。

只有坐飞机或火车才会躲过这些危险,但这违背了我们这次文化考察的主旨。飞机、火车大多停靠在现代都市,现代都市是现代文明的交点,却未必是古代文明的穴位。古代文明的经络已被淹埋,与现代的交通线路很难重叠。例如,以现代的交通方式,去伊朗必到德黑兰,扩而大之到伊斯法罕,但在那里怎么找得到波斯文明呢?同样,如果以为可以在伊斯兰堡考察印度河文明,在新德里考察恒河文明,也大错特错。

什么是荒凉?首先不在于自身形态,而在于通达的艰难。古代文明的衰落和荒凉,也以难于通达作为主要标志。这次我们既然选择了这样一个考察目标,那么也就是选择了荒凉,只能竭尽全力把难于通达的地域——走通。

早年在故乡山岙里游玩,常常看着那些荒坟发怔,尤其是那些占地很宽、气势宏伟的荒坟,居然也蔓草覆盖,路断石圯,不能不猜想墓主的家族承传已经中断。我们这次是去寻找几宗更大的荒坟,同样,也会以通达的险夷来判断它们与后代的关系,以及后代的兴衰。

由此看来,通达方式本身,也是我们的考察内容,因此岂能害怕艰险。

那么,为什么偏偏要选在世纪之交去寻访这一系列人类文



明故地呢？

这次世纪之交也是千年之交。在即将跨越这道千年山梁时，不能不回头看看以前的那几道千年山梁。这一看不要紧，发现满世界的热闹其实都发生在脚底下最近的山谷里，美国、澳大利亚这些特别年轻的地方姑且不论，即使是铜锈斑驳的欧洲，一个个国家数过去，绝大多数话题也只在千年之内。因此，眺望第一道千年山梁已是人迹寥落，更不待说第二、第三道了。

本来，这么寥落的远景也不必仔细去张望了，但问题是，每一道千年山梁上都有中国人的脚印，而且这排脚印没有中断，一直排到今天中国人的脚下。当年我们的祖先身边应该有一些陌路人吧，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他们的脚印消失在何处？他们的身影飘逝于何时？也许，他们还有行李寄放在哪个山洞里？

几千年来中华文明有没有必要一直走到底？硬把脚印延续至今究竟是福还是祸？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去辨别一下别人的脚印，研究一下他们离去的原因。

这就必须去远山，地理的远山和时间的远山。

请不要指责我们不务正业。中国文化人千年走一回，并不嫌多。如果把比喻的格局缩小一点，那么不妨说，世界本是一所文明的学校，今年是这所学校的盛大校庆。我们中国，属于最早入学的那几届，需要在返校之日寻访一下早年同窗的踪迹，捕捉几许早已远逝的下课钟声。这是一种天然使命，不必让谁来批准。

这个考察计划不是我想出来的，真正的实施者是香港凤凰卫视电视台，他们把这个计划称之为“千禧之旅”，我是他们特邀的嘉宾。一个月前，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我在中央电视台为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总决赛作点评，被到处都在找我的凤凰卫



视发现了下落，台长王纪言先生从机场直接来到我下榻的宾馆，三言两语把计划说得清清楚楚。我开始有点犹豫，因为匆忙间无法推掉四个月的工作，但最后还是点头了。于是先回上海安排好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的课程，然后立即飞到美国旧金山，硅谷地区有不少华人工程师读我的书，多次邀请去谈谈中华文化的世纪命运，我原先答应的时间与“千禧之旅”重叠了，只能提前。没想到硅谷讲完了又接到美国其他地区的大量邀请，我只得把即将开始的旅行考察计划告诉他们，他们一听，都说这个考察计划重要，也就放走了我。

至于凤凰卫视为什么选择我，尽管他们说了很多让我汗颜的理由，又说是“一致通过”，但最让我高兴的理由是这一条：他们经过多年观察，信任我在面对艰苦和危难时的身心承受能力。

二 雨中的白发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八日，香港

今天就要从香港出发，我先到凤凰卫视做客。

没想到堂堂凤凰卫视的工作空间竟如此省俭，只相当内地的一个县级电视台。走廊上人来人往，很多都是大家熟悉的脸。过一会儿要为我们举行壮行仪式，所以一片热闹。这次数万公里行程要在电视上天天出现，全台著名的女主持人要逐段轮班。许戈辉到希腊、埃及、以色列；陈鲁豫到约旦、伊拉克、伊朗；孟广美到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一部分；李辉到印度和尼泊尔，直到进入中国边境；在国内，曾静漪从西藏到青海、甘肃、四川，吴小莉则从四川到陕西、山西、河北直至北京。



这个安排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那帮可爱的男主持人的冷嘲热讽。美国籍的犹太人方保罗先生几经争取而失败,宣布将立即去做变性手术。窦文涛积极响应,以变了性的口气与女主持人们依依惜别,说自己会操持好家务,望夫早归。

我还完全不知道沿途的拍摄怎么进行,将会做成个什么样的节目,但心里明白,这些女主持人即将面临的艰苦,远远超过现在的想象。她们必须每天面对大量深奥难解或恐怖混乱的一切后才会面对镜头,这与她们平日的主持是完全不一样的。许戈辉和陈鲁豫在流着眼泪拥抱告别,照理她们分别时间不会太长,难道她们已有什么预感?

壮行仪式在海湾的一艘木船上举行,两位船民在张罗。纯中国式的风俗,一头烤得金黄的乳猪,供着香烛,压着一串串吉祥符。由凤凰卫视董事长刘长乐先生领头,每人向着海天焚香告祖:我们捧着你们的香烟星火远行了,敬祈保佑。

风急浪高,木船在醉酒般摇晃,两岸的青山楼宇也跟着摇晃,谁也站不住,全在船舫上跌跌撞撞。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预兆?

不管怎么说,以焚香告祖的方式来壮行,非常恰当。当年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商人出行前也是以差不多的方式告祖的吧?我们的祖先,自有独特的天下观念,对同时处于一个地球的其他文明不太在意。史籍中也留下了大秦、大食、条支、安息、身毒等等地名,但他们不知道,正是这些奇怪的地方,与中华文明进行着生命力的竞赛,而这种竞赛的每一个周期都很长,须千年为度。很难简单判定这种竞赛的胜负,但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生存状态,就是在这种不自觉的竞赛中显现出来的。任何一种文明阴的本质只能从它的存在过程中来看,而任何一种过程的优劣也只能从它与其他过程的比较中来看。



这场比赛后来出现了异常情况。很多赛手半途失踪，而坚持跑下来的，却不得已闯进了一个百米短跑赛场，起步不久的年轻运动员们在身边健步如飞，裁判员也按照短跑规则在衡量。这场比赛关及现实生存尊严无法回避，也使远途而来的选手略感委屈，但是委屈什么呢？寻找不到当初的赛场和对手，就什么也说明不了。

我在十几年前就已隐约感觉到此间也许有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不公正，开始以一个西方艺术思想研究者的身份转而踏访我们祖先的脚印，为此还辞去了高校的领导职务。在踏访过程中渐渐明白，中华文化不像当时哄传的那样顽固和腐朽，它确实步履艰难，却来自于历史意志和文化伦理之间的深刻冲突。历史意志要求强蛮、突进、超越，文化伦理则要求端庄、秩序、和谐。两者都有充分理由却方向相反，互相牵掣，谁也无法实现自己，结果成了千年厮磨的牛死冤家，“苦旅”之苦，即来自于此。后来我又深入一步，把千年厮磨中最关痛痒的部位选撷出来作系统的个案研究，让今天的读者一起去感受中华文化中感人肺腑的辉煌和让人窒息的阴影，这便是《山居笔记》的写作。这种阴影在现代有没有可能消解呢？我反复思考，觉得中华文化留给现代最深的阴影是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由此带来的处世观念，因此在《霜冷长河》中逐一进行了探讨。我这么多年的追索并不孤独，实际上一一直在精神上与很多同胞保持着某种同步，那几本书只不过是触及了大家都在暗暗关顾的问题，因此引起大家的一点兴趣罢了，不然，光靠我个人的文体、文笔，怎么可能在现今的烦嚣中保持那么庞大的发行量？对此我十分清醒。

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高速发展，试图对中华

